

现代长篇小说

我歌我泣

一个下台市长

自白的

六年市长生涯
一腔酸甜苦辣

宋渤 / 著



中南大学图书馆



000044386

现代长篇小说

我歌我泣

一个下台市长

自由

中南大学
图书馆藏

六年市长生涯
一腔酸甜苦辣

44. 572
SB2

宋衡一著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歌我泣：一个下台市长的自白 / 宋渤著，—2 版，
太原：北岳文艺出版社，2002.7
ISBN 7-5378-1692-1

I. 我 ... II. 宋 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39597 号

我 歌 我 泣

宋 渤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)

山西省经贸委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4.625 字数:330 千字

2002 年 7 月第 2 版 2002 年 7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

印数:8001—11000 册

*

ISBN 7-5378-1692-1

I·1652 定价:24.80 元

且以摘录作题记

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。

哥们不理解：当过六年市长的顾铁夫，今日是腰缠万贯的总经理，为什么还要守灯熬夜写这本书，为名，为利？

中国人自古有满口仁义道德，满腹男盗女娼之讽。进入改革开放之年，这种伪君子随着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的复生而复生，有的，你又莫奈他何。但有一条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不信，且看吴成显等一伙人……

被五花大绑的董鸣焕失去当局长时的威风，押出会场时他挣脱武警，猛地跪在倪小青面前，连声说对不起你，来生再报。武警把他押上囚车，押往刑场……

魏崇德敲着桌子质问：董鸣焕这种腐败分子五毒俱全，你们还要提他当市委副书记，党纪不容，国法不容，用人不当是最大的腐败，难道你吴成显不懂！

我的辞职报告货真价实，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出自志愿，但别无选择。这时我才发现六年市长生涯不是一纸报告写得完的。有顺利，有坎坷，有欣慰，有辛酸。

我是个失败的成功者。

人死起来也真容易，这些年我认识的人死了几个……哪个轻如鸿毛，哪个重如泰山？人死如灯灭，留下的只有一撮骨灰。

人一旦失去追求，失去人生的意义，所谓潇洒走一回，不过是行尸走肉，酒囊饭袋。盖棺定论，除了空白还是空白。

目 录

开 篇	1
第 一 章 我把要犯藏匿山中	5
第 二 章 一段奇情两依依	28
第 三 章 酒杯一端上任作官	51
第 四 章 知人知面难知心	70
第 五 章 悲欢离合一杯酒	93
第 六 章 走马上任当市长	116
第 七 章 天在峰峦断处明	140
第 八 章 从焦裕禄说到“路遇礁”	163
第 九 章 厄运起自“夫妻店”	185
第 十 章 两起大案八条人命	208
第十一章 本章无标题	232
第十二章 爱到恨时别亦难	256
第十三章 人世几回伤往事	279
第十四章 色不迷人人人自迷	302
第十五章 裸像风波与风水宝地	326

目 录

第十六章	多事之秋	348
第十七章	自作孽，不可活	371
第十八章	多雪的冬天	397
第十九章	别了，金川	421
并非尾声		445

开 篇

今宵梦醒何处？

消失了惊天动地的轰响，消失了水泥板下血肉模糊的尸体，消失了戴着手铐的董鸣焕狰狞的狂笑，噩梦醒来是宾馆。晨光透过湖蓝色窗帘的缝隙，映现出天棚上华丽的吊灯，地柜上二十五吋日本索尼大彩电。我从遥远的金川市回到我在海口夏威夷大酒店包租的 1625 号房间。我又是今日的我了。

我预付了两万元订金搬进这间地处市郊的空中楼阁，为的是远离红尘，专心致志写书。

写这本书我酝酿了好久，也酝酿得好苦。

哥们不理解。你老铁现在是走红的证券公司总经理，炒股大王，每年存款利息买辆价值一百三十多万的超豪华美洲虎还绰绰有余，何必守灯熬夜爬格子，换那几张不够给小姐小费的钞票。再说了，眼下是万般皆上品，惟有作家糟。文学已失去轰动效

应，出本书出不了好大的名气；想出名捐他两百万给希望工程，租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，请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，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，或干脆捐给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，当特邀嘉宾，独领风骚三五天，保证你比刘晓庆还风光。即使想写书，花钱雇个作家，出他十万元发招聘广告，挤到你膝下的穷秀才比火车站拉客住旅店的小姐还多……

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。

我的现任夫人白梦舟支持我写书，她说我不写她写，金川人至今还说顾铁夫不爱江山爱美人，辞掉让多少人流口水的市长远走海南，为了个没有环肥没有燕瘦更没有貂蝉风骚的白梦舟，实在是值得。她要借这本书把真相大白于天下，揭掉阿 Q 头上的破毡帽，让金川的父老乡亲知晓顾铁夫出走是不得已而为之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，与她白梦舟无关。

在写书的目的性上我和她存在原则性的分歧。为个人恩怨宠辱写书大可不必，人生不过百年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红男绿女，显赫一时的英雄豪杰今日安在？留给后人的不过是一抔黄土，几缕烟云。争个人的输赢只能给历史留下笑柄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又何况，对我这个市长的业绩金川人早有评说，每年三月的人代会我都成为热门话题，说我走后的金川市举步维艰，徘徊不前，是重用平庸、排斥能人受到的惩罚。不把我逼走，照我的构想发展下去，金川市早已进入小康了。

听到这些传闻白梦舟激动得夜不能寐，我却静如枯井之水。我懂得这是把我当钟馗用来打鬼，正像我在市长位上时借用别人打我一样。我想起一位颇具胆识的诗人，十几年前他借用彭德怀的口吻写到：不要把我捧得那么高，当真如此，在山上时你为什么举手……

啊，得到的并不珍惜，一旦失去才泪流满面。大诗人苏东坡与他前妻王弗很难说就那么伉俪情深，你死我活。他的一首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”之所以感人肺腑，催人泪下，是因为王弗死了，永远不可复得。金川市离苏诗人家乡四川眉山在版图上咫尺之遥，金川人也有苏老夫子的心态。是啊，毕竟是藏在千山万壑中的一座古老的小城，时至今日那里的老年人还习惯穿着晚清民国年间款式的蓝布长衫。我让亲侄儿进集体小厂当工人而未进机关当科长局长，他们评价我是个不可思议的迂夫子，中国自古是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，连蒋介石还晓得让他的两个儿子经天纬地当文武大官哩，说我顾铁夫熬蛋一个。

“羌笛无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告别金川时正是寒风飒飒的冬夜，当火车爬上半山腰，眺望金川市若明若暗的灯火，愁肠百结的白梦舟双眸湿润，低吟着这两句无可奈何的唐诗。我和她是风尘中患难的知己，她借用这诗句来概括金川市我并不赞同。改革开放强劲的春风早已吹启金川的大门，完全可以说深得人心，大顺民意。不然，我这个在企业里默默无闻的采矿工程师，怎会当上六十万人口的一市之长？

在我变了又变的构思中，这本书开篇原打算从董鸣焕贪污受贿玩女人写起，当我靠着香烟激发灵感写了大半本稿纸后，我改了主意。我写过小说，懂得倒叙插叙或拦腰截断从中间写起的种种技法，但我还是决定先从起因写起。凡事都有个因果关系。《三国演义》有了桃园三结义，才有以后的三分天下；安娜·卡列尼娜有了那个大她二十岁的丈夫卡列宁，才有她后来卧轨的惨剧。

我就从怎会当上市长写起。此刻，我坐在高靠背气动转椅上，遥望窗外悠悠白云，离离青草，我在问自己：你是怎么当上

市长的，偶然还是必然？我说不清，实在是说不清。金川市有位算八字的高人，我的前任夫人胡雅文逼着我找他算过命，他说我的官运在万人之上，一人之下。我打断他的话，告诉他不要搞错了，我不是林彪。他庄严地解释：我讲的是金川市，不是全中国。几年后我当上市长领悟了，除了市委书记吴成显，我是全市最高官员。我服了。算财运他摆着手说不敢讲，搞土改斗恶霸我这种人要被乱棒打死的。到了海南我又信了，拥有资产几千万，抵得上几百个刘文彩。土改时我刚记事，亲眼看到我们村的一个瘦地主被愤怒的村民用乱石砸成肉酱，他全部土地房屋总值超不过我那辆林肯轿车的十分之一。

窗外落雨了。台湾歌手说小雨中的回忆是人生最美好的享受。

我的回忆只有沉重。

我起身拉开铝合金蓝玻璃窗，仿佛拉开了时间隧道的大门，一股腥风血雨扑面而来……

第一章

我把要犯藏匿山中

“紧急通知：今天上午八点整，在市中心邮电大楼广场，召开批斗走资派大会。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都要参加；愿意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，欢迎参加；五类分子和被审查的人，一律不准参加，如敢混入会场严惩不贷，勿谓言之不预也！”

架在矿上一号井架的四只高音大喇叭，平常早晨六点半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。今天很反常，事前没播放每天必定播放的开始曲《东方红》，喇叭里发出震耳欲聋的咔嚓一声，接着传出呼哧呼哧吹气试音声，显然是有不寻常的重要内容。我盯着黑漆漆的窗外，几乎是屏住呼吸耐心静候，猜测不是毛主席又发表最新指示，就是哪里发生武斗，徐司令紧急召集队伍前去支援；没想到是开批斗会的通知。

因为是念过大学的臭老九，也因为时刻不忘家父的告诫远离是非之地，在全国人民狂热地关心国家大事的文化大革命中，我的身份一直是逍遥派，几边都不沾也不得罪，开会游行能溜则溜，能躲就躲。我们矿进革委会掌权的是红色造反兵团，简称“红老造”，被打下的一派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造反兵团，简称“老捍”。“红老造”看我虽有文化但没有威胁，把我视作可有可无的人物，用他们司令徐天雪的话说，顾铁夫胸无大志，扶不起

的天子。我在班组劳动锻炼，他是组里推矿车的，发迹后拉我给他当秘书被我婉言谢绝。为这，“老捍”派挺看得起我，说我不为五斗米折腰，比胡雅文有骨气。

胡雅文现在是金川市天雪开发总公司经理徐天雪的夫人，兼他的金川市大酒店副总经理。对这位我从前的妻子，我最看她不起的是长颗男人心，不甘寂寞，野心勃勃。因为她的养父是个小业主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中难以得志，便事事处处想表现一番，费尽心思被徐天雪提到革委会政工组编简报。看到这里读者就想像得出，那天拂晓的紧急通知播出之后，胡雅文肯定是一跃而起争着去参加批斗大会。

错了。白天或者夜里的各种具有政治色彩的活动，胡雅文都会第一个赶到现场。对这次天亮的紧急集会她难以适应。她有个特殊的爱好，喜欢凌晨做爱，拼个半死不活的再倒头去睡，这就是民间所说的“回笼觉二房妻，小笼包子黄焖鸡”。常常是早晨四点多钟，她那只不知疲倦的玉手开始在我身上轻揉慢捏，唤醒我顺应生物钟规律而昏昏沉沉的躯体，在寂无声息的斗室进行着人类原始的搏击，用喘息呻吟和时而温柔时而狂暴的游戏，在世事纷乱如麻的风雨中，构筑一块属于两个人的温馨天地。我问过她，这种令人生厌的重复有多大意思。她抹着汗水告诉我，用隔壁开小车的大刘的话说，这年头有什么玩的，只能玩床上把戏。

紧急通知广播时，正是我们春风一度后的酣睡，她揉着眼睛硬挺着钻出被窝，嘴里嘟囔开他妈狗屁的批斗会，边拉开灯找出胸罩三角裤，喊我也起来去开会。我说你去表现吧，我们当逍遥派的与政治无缘，你去抓革命，我留在家里促生产。

假如不是那天夜里大刘贪吃从湖南偷运出来的臭猪肉拉肚子，金川市市长这顶乌纱帽即便是下雨，恐怕今生今世也落不到

我顾铁夫的脑壳上。真像八字先生所讲，运气来了如洪水，想挡也挡不住；运气去了似刮风，想留也留不下。

就在胡雅文抱怨胸罩小了罩不住她那茁壮成长的大乳房时，门响了。她以为是徐司令特地找她去开会的，扬扬得意地睨我一眼，披上那件杏黄色的羊毛衫，乐滋滋地去开门。

进屋的是大刘的妻子古小杏。她憔悴的脸上流露出慌悚的神色，陷进眼窝里的眸子扫了一眼我放在枕头旁的裤衩背心，央求道：“老铁，大刘一晚上拉了十几次，起不来了。徐司令打电话发了脾气，求你给跑一趟。”

胡雅文见了她爱逗乐子，素的荤的一齐来，今天也不放过：“怕是操练多了累的吧，我们老铁也刚下山，起不来了。”

小杏拧她一把：“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，我知道你放不过老铁，让他带伤上阵吧，又不趟河下水，着不了凉气。”

大刘知道我同徐司令的关系，又开得一手好车，每次出不了车都找我代班。

我让小杏先回去，等一会儿我就去。她一把抓起我的裤衩背心，说：“又不是没见过你们那个臭玩艺，你快起来穿衣服，误了出车大刘要倒霉，现在打个反革命比打个蚊子还容易。”

当我开着伏尔加赶到矿革委办公大楼时，广场上几十辆装满人的解放牌已经启动待发。徐司令从一辆解放牌驾驶室里跳出来，跑过来就吼：“这狗日的大刘，晚上又折腾过劲了，明天关他半个月败败火！”他又冲着小杏训斥：“你他妈骚劲够大的，明天我派个加强连，干你个老×朝天。”小杏说大刘都拉脱水了，吃了一瓶黄连素没止住。徐司令止住火气说：“你不要去开会了，去医务所让他们派人去你家，就说我说的！”

胡雅文打开后车门想溜出去坐解放牌，徐司令说别下了就坐

我的车，跟我上主席台，这期简报写好点，今天安排老子上台发言。

我们红山铁矿离市区二十多公里，每次去市里开大会游行都是天不亮出发。徐司令说让全市看一下我的队伍是不是杂牌军，该不该给老子个市革委副主任当当。

我们赶到邮电大楼还不到八点，广场上人山人海，藤帽梭镖，杀气腾腾。徐司令透露今天不同往常，是中央文革小组统一部署，要在全中国打退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扑，江青提出不但要触及灵魂，还要触及皮肉，够这些走资派喝一壶的。他说要在全市开一天会，让我把车开回矿山待命，说完带着胡雅文急匆匆直奔主席台。

我生就一副菩萨心肠，平日间连斗鸡都不忍心看，更不忍心看斗人，尤其是斗那些跟着毛主席共产党打过仗流过血的领导干部。这可能与我的父亲遗传有关。闹土改他看到乱石砸死的那个小地主，几天不吃饭，说前清年间犯死罪不过是刀起头落，这都解放了怎能还用乱石砸死。为这句话，五七年他被增补为右派。

以往的批斗会我都借故溜之大吉，今天我没走，也许是早晨胡雅文没完没了的需求我付出了过多的精力，完事后又被打断了回笼觉，脑壳昏昏的，身子软软的，眼皮子沉沉的，索性坐进车里靠在座位上闭目养神，昏昏欲睡。

我是被广场四周高音喇叭山呼海啸的轰响惊醒的。我伸着懒腰睡眼朦胧朝批斗台投去一瞥，咦，不对头哩！每次开批斗会都要给走资派挂上大牌子，清一色的白底黑字大红×，这已成惯例，牌子挂在脖子上，人低头弯腰，从远处看这些牌子离地两尺左右，上方是低垂的头，下面是哆嗦的腿（累的，不是吓的）。今天不是。十几块大牌子吊在批斗台台面以下，就像现今流行的

广告牌，只看得见耷拉的脑壳，看不到腿。这是怎么回事，莫非是把走资派们拦腰截断，丢了下身？

我跳下车向前边挤去，想看个究竟。当时斗走资派有如多年后的跳舞，也讲究推陈出新，变换花样。我想看个明白，今天又翻出什么新款式。挤到台前七八米远，我惊呆了：用方木搭成的批斗台上，十几个被斗的走资派不像往常那样站在台上低头弯腰，今天全都跪在台子前沿，成S字型，脖子最大限度地伸在台子下面，像被割断脖颈的鸭子，脑袋向下耷拉着。他们每人身边站立两位彪形大汉，手持梭镖，各伸出一只脚踩在后背上。

离我最近的那块大牌子写着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：魏崇德。名字上用血红颜色打了三个大×。魏崇德这个名字像通了电，让我一阵战栗。他是地委副书记兼专员。他并不认识我，但我知道他。在山东蓬莱县我们老家，他的大名家喻户晓，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。我听父亲讲过，他十七岁就是武工队的大队长，半夜带上两个弟兄摸进日本人的炮楼，用一颗假手榴弹两把柴刀俘虏了一小队日本鬼子。有一次上百个鬼子把他堵在刚长出苗苗的苞米地里，他一步跳过十八个垄沟，一溜烟钻进柳树林里，枪子都追不上。后来他入了八路军，二十几岁当上团长。刚解放他下到地方，在金川市当书记；六一年当上地委副书记兼专员。我大学毕业分到红山铁矿，曾几次萌生过念头去拜访这位老乡，但怕他架子太大被拒之门外而作罢，想不到此时此刻是以这种惨不忍睹的形象近距离映入我的眼里。

他穿件洗得泛白的蓝色中山装，衣领被撕烂，像个被暴晒而打蔫的大海虾跪伏在台子前沿，脑袋垂落在膝盖的前下方，要不是被两只大脚踩住，随时都会一个跟头摔到台下的沙土地上。他留着鲁迅式的平头，年近四旬，过早花白的寸发又粗又硬，使人

联想到怒发冲冠这个成语。大牌子的细铁丝深深勒进他的后脖梗，暴起的青筋如水田里的蚯蚓，瘦黄的脸颊涨成青紫色，黄豆粒大的汗珠顺着头发滴落，他呼吸很吃力，后背一拱一拱的。

发言批判时要呼口号助威，每呼一次口号两个大汉就抓住他额头扳起他的脸示众，每次他都痛苦地紧闭双目，紧紧咬住牙关。看得出，这是一条硬汉子！

只有一次他睁开眼睛，是在徐司令发言时。

徐司令慷慨激昂地说，反动派还在动，走资派还在走，他们绝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。造反派的战友们睁大革命的火眼金睛看看吧，魏崇德这个顽固不化的走资派，他狗胆包天，竟敢在他胸前的牌子上用圆珠笔写下“忠于毛主席的共产党员”，而不承认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，这是公开向我们挑战！我们怎么办？站在台口专司呼口号的一男一女振臂领呼：敌人不投降，就叫他灭亡！台下万众跟着应呼，风雷激荡，震天动地。与此同时，两个大汉飞起几脚把魏崇德踢翻在地，又像拎小鸡似的抓住衣领拎起来，再朝他腿肚子猛踹一脚踢跪下，复又踩住脊梁。红光一闪，他垂下头，口腔涌出大股鲜血。

就在徐司令怒不可遏地说到“忠于毛主席的共产党员”时，他挣扎着倔强地昂起头睁开眼睛环视全场，目光与我对视那一瞬间，透出刚毅，也透出屈辱，仿佛在倾诉：我魏崇德是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！

我面对他的目光热血奔涌，义愤填膺。翻滚在脑际的是他跨马横枪，驰骋疆场，英姿焕发，叱咤风云的形象。这是我们家乡的英雄豪杰，此时此刻在他乡异土受此摧残，形同猪狗。我们山东人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血性儿女，我真希望自己是敢劫法场的武二郎鲁智深，一个箭步跃上台子，哨棒一抡把彪形大汉打个